
国际货币权力与中国的应对

林宏宇

【摘要】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货币权力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议题，在当前及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争夺国际货币权力或将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和出发点。美元、欧元及人民币将以各自大陆主体板块为地缘政治依托，以区域经济整合为地缘经济依托，逐渐形成三大国际货币权力板块。而且，这一过程将伴随着三大货币权力板块之间的地缘政治经济碰撞。国际货币权力的分化与重组将对大国关系、国际货币体系、世界经济体系乃至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将从经济基础上加速 21 世纪上半叶国际大格局的转型。在这个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中国的重要应对之策。

【关键词】 国际货币权力；国际格局转变；人民币国际化

【作者简介】 林宏宇，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and China's Response

By Lin Hongyu

【Abstrac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has become a new area of interes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USA, the EU and China will pursue global monetary power in the future, and the USD, the EURO and the RMB will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world reserve currencies.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will shift from a unilateral-hegemony structure to a triangle-balance structure. This shift has a very strong influence on changes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As the largest emerging economy, China will speed up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RMB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China's monetary policy

【Author】 Lin Hongyu,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IR)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货币金融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治理问题也成为了当前全球治理问题的“重中之重”与“难中之难”。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货币权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渐由隐性变成显性。美国为了维护其趋向衰弱的霸权，不顾世人谴责，连续 4 轮“量化宽松”（QE），助纣“欧债危机”，诱导英镑、日元“堕落”，不断

打压黄金地位。通过这些货币金融举措，美国止住了美元颓势，稳住了国内经济，其虽是经济危机的“始作俑国”却开始率先走出危机。为此，国际货币权力问题日益吸引人们的眼球。那么，何谓国际货币权力？它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未来将如何转型？中国将如何应对呢？

国际货币权力是指国别货币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它主要表现为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通过其货币跨越本国国界，在区域国际(regional area)乃至全球范围(global area)相对地或绝对地行使货币的一般职能，即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存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于一身，对区域国际乃至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特殊的影响。“国际货币权力是大国或国家联盟综合实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运用货币权力来获得体系内的不对称优势，操控特定时期的国际体系资源，左右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国际格局的演变。”¹

近代以来，国际货币权力经历了“黄金-英镑”本位制、“黄金-美元”本位制、“石油-美元”本位制3个阶段。大约运行在1870-1914年之间的“黄金-英镑”本位制是国际货币权力的初始阶段，该体系是英国霸权鼎盛的体现，对于维持当时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与德国的崛起，英镑货币权力的地缘范围日益收缩并逐渐失去国际平台支撑，而美元的运行平台则逐渐扩大，1944年7月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协定》标志着“黄金-美元”本位制的诞生，这是国际货币权力的成长阶段，同时也标志着英国向美国让渡霸权。然而，1971年8月尼克松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3年后美国与沙特政府达成“以美元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的协议，美元与石油挂钩，从此确立了“石油-美元”本位制，这是国际货币权力的成熟阶段，也是国际货币权力的最高阶段。通过“石油-美元”本位制，美国结束了“美元危机”，美元获得了国际大宗商品和战略物资的定价权，使大宗商品出口国赚取的巨额美元最终以资本流入的方式回流到美国，从而不间断地维系美元的霸主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又利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机，将“石油-美元”的作用平台拓展至世界各个角落。

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权力，美国可以实现对全球经济的“远程遥控”。“美联储”扮演了“全球中央银行”的特殊角色，通过操纵货币发行量、币值升降与汇率调整就可以“合法”地实现对全世界的“金融统治”，剥削全球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掠夺全球财富，实现所谓的“金融殖民”。换句话说，美国通过没有任何价值而只有美国国家信用担保的美元来换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财富，这是全球化时代金融掠夺的典型体现，构成了“金融殖民”的

¹ 林宏宇、李小三：“国际货币权力与地缘政治冲突”，《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6页。

本质特征——通过操纵美元的发行和币值的升降来获取全球超额利润，促进美国国内经济“繁荣”，而当美国国内发生经济危机时，它又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将危机转嫁出去，形成所谓“危机是美国的，损失是全世界的”怪现象。“美国通过出售国库券就可以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通过其债务国而不是债权国地位管理国际金融”²。正是凭借着美元的国际货币权力，“2002年，美国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市场规模膨胀到106万亿美元，2004年达到258万亿美元，2007年已达到近60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的价值是美国GDP的35倍”；另外，“截至2008年6月，美国全部债务总和达到53.2万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全世界GDP总和，世界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承担美国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³，于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可以说，肇始自美国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其本质是“石油-美元”本位制的危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亟待改革。

未来国际货币权力格局将如何转型呢？笔者认为，未来国际货币权力将面临美元、欧元与人民币“三家分晋”之态势，“三币鼎立”将是国际货币权力格局的未来走向，国际货币权力格局将从“一币霸权”结构走向“多币均势”结构。在可预见的21世纪上半叶，美元还将是全球第一大货币，但其国际货币权力将逐渐弱化并开始让渡；欧元则处于由区域性国际货币权力向全球性国际货币权力转变的过程中；人民币则处于获取国际货币权力的最初阶段——国际化的进程中。可以说，这三大货币权力彼此消长的过程也就是国际货币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从长远来看，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将会逐渐动摇，最终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币鼎立”的国际货币权力格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由“霸权”结构向“均势”结构转变。

虽然美元、欧元、人民币这三大货币决定了国际货币权力格局的未来走向，决定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总体框架，但框架内部的其它重要货币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待观察。根据当前各大国综合实力与国别货币权力的对比，笔者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20年内，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呈现“三层结构”向“两层结构”转变之势。所谓的“三层结构”是指美元处在第一层，欧元与人民币处在第二层，日元、英镑、俄罗斯的卢布、印度的卢比、巴西的雷亚尔等处在第三层。随着国际货币权力格局的进一步转型调整完成后，“三层结构”将转变为“两层结构”，即美元、欧元、人民币同处在第一层，日元、英镑、卢布、卢比、雷亚尔等货币

² [美]廖子光 (Henry C.K. Liu) 著，林小芳、查君红 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4月版，译序第11页。

³ 黄飞鸣：“金融衍生品、美元本位制与全球金融危机”，
<http://www.studa.net/jinrong/100124/14223289.html>。（上网时间：2013年6月8日）

处在第二层的总体结构，这个结构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当前，经济区域化、全球化趋势继续向纵深发展，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中国依然面临着巨大机遇与挑战。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⁴，这是对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宏观国际环境的准确定位。这样的国际背景决定了中国崛起的和平路径的可能性。面对上述国际货币权力格局未来可能的转变，正处于和平崛起的中国该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不二选择。未来几年我国应不断提高科技化与国际化水平，努力壮大自身经济规模，并以此为依托不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争取最终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之一，成为国际货币权力格局的一极，实现对国际货币权力的分享。

从具体来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既存在有利条件，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表现为 3 点：

1. 国际资本的亚洲流向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外部支撑。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欧日等国重点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与虚拟经济产业，加速将低端产业、加工制造业和过剩资本向第三世界特别是亚洲区域转移，全球形成“虚拟经济产业”和“实体经济产业”的分工。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域经济，正处于“实体经济产业”带上，国际资本与其他经济要素持续向该地带流动，这为我国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外来经济资源的支持。当前我国应重点做好“对外贸易依赖型”向“内需整合提高型”的转化工作，以此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强大后盾。

2. 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持续动力支持。从美元货币权力的成长历程来看，它主要获益于战后美国国内经济科技的持续发展。美国经济发展的历次高峰都是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支撑的，如“二战”后初期到 60 年代的“黄金发展期”是由电子科技革命带动，20 世纪 80-90 年代则是依靠信息产业、网络技术促进了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正是科技的持续突破为美国经济和美元提供了强力支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理，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中国经济的持续走强，归根到底，则要求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科技水平得到提升、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个进程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持续动力。

3. 东亚经济一体化趋向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地缘经济依托。21 世纪世界地缘格局

⁴ 《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http://www.ce.cn/macro/more/201103/16/t20110316_22304698.shtml，上网时间：2013 年 6 月 10 日。

的基本趋势是亚洲迅速崛起为全球另一个政治经济中心。当前，区域一体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地缘经济依托在大国战略角逐中的份量越来越重，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已积极建构地缘经济依托，如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欧盟的“地中海联盟计划”等。因此，需要用地缘经济视角来观察国际政治，从根本上把握大国战略的现实走向。对于中国来说，不断深化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地缘经济依托。我们应以东亚经济一体化为依托，推动人民币跨越周边层次、亚洲层次和国际层次这三层地缘空间，由近致远，最终实现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当然，由于当前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TPP问题和“中日钓鱼岛争端”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障碍，但笔者认为，只要中国经济不出大问题，这两个障碍将随着中国倡导东亚自贸区建设的推进而克服。

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面临着不少挑战，主要的不利因素如下：

1. 面临着美元货币权力板块的强大挤压。在亚太区域，人民币还不具备欧元货币权力板块的实力，因此，美元货币权力板块对人民币的压力更为明显，其激烈程度将超过美元与欧元之间的“同质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将更多的表现为地缘政治经济上的交锋。美元板块与人民币板块交锋的碰撞处形成一条亚太地缘“冲突弧”，而这条地缘“冲突弧”恰与“第一岛链”国家（地区）重合。也就是说，人民币在周边化国际化进程中，首先触及的就是这条亚太地缘“冲突弧”。因此，对美国而言，要打压和阻断人民币周边化国际化进程，就必须将人民币的货币权力控制在亚太地缘“冲突弧”之内。故而，激发亚太地缘“冲突弧”以冲击人民币货币权力的地缘政治依托和地缘经济依托则成为美国施展“巧实力”的首选。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如何利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转型的机遇，如何在美元与欧元板块之外做大做强人民币，如何规避亚太地缘“冲突弧”的风险以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与地缘经济依托，就成为我国一项空前紧迫且异常突出的战略任务。

2. 面临着欧元、日元、英镑的战略延阻。从现实主义“权力转移”（power-shift）和“零和博弈”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将使中国获得货币权力并能参与制定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和分配世界资源，那么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货币权力将受到削弱，因此，阻止人民币国际化则成为后四种货币的共同目标，除了上述美元货币板块压力外，欧元、日元、英镑等西方强势国别货币也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形成战略延阻。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为重要依托，这使中国经济与人民币独立性受到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增加，美欧日等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货币战”与“汇率战”等更是常态。对于人民币来说，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过于强势的欧元和过于弱势的美元都不符合人民币国际化的利益，对人民币而言，欧元与美元在西方资本体系里的“内

耗”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另外，笔者认为，为了打破欧元、日元等西方强势货币的延阻，我们要努力创造条件，增大人民币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依然是许多大宗商品（如铁矿石、石油等）的最大需求国和某些战略物资（如稀土）的供应国，我们应充分利用这种贸易地位，通过货币互换等形式，加大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同时，积极利用美国打压黄金的机会，加大黄金的国家战略储备，为未来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奠定坚实基础。

从总体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中国获取国际货币权力和世界体系权力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贸易数据已不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国际经济利益及其分配格局……也许中国赚取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攻击的目标，而‘利润’却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为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的‘囊中之物’”⁵。中国要想摆脱这种“金融奴役”的尴尬地位，就必须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乃至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获得国际货币权力，以此保障自身作为“全球工厂”角色而理应获得的世界平均利润。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并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将是中国战略崛起的标志之一。

总之，在当前及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争夺国际货币权力或将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和出发点，美元、欧元及人民币将以各自大陆主体板块为地缘政治依托，以区域经济为基础整合为地缘经济依托，逐渐形成三大国际货币权力板块，这一过程将伴随着三大货币权力板块之间激烈的地缘政治经济碰撞。国际货币权力的分化与重组将对大国关系、国际货币体系、世界经济体系乃至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将从经济基础上加速 21 世纪上半叶国际大格局的转型。

⁵ 余顽、李晓锋：“析目前中美经贸关系”，陈佩尧、夏立平主编：《国际战略纵横》第二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76页。